

# 鄧一光《花朵臉》

## 書寫深圳特區發展的人物群像

「當年的蛇口五灣可沒有這麼漂亮，現在蜿蜒着美麗濱海路的地方，當年是人跡罕至的虎崖山，山上長着一團團蓬頭垢面的馬尾松和鷓鴣草……現在我知道蛇口工業區的意義了，它確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它讓這個世界變得不一樣了，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而我年輕時為它奉獻了青春，我的命運也改變了。」

這是作家鄧一光最新短篇小說集《花朵臉》的開篇文章《第一爆》。從蛇口灣到中英街，從維多利亞港到深圳灣，小說集以十篇文章描繪了十幅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的畫卷，獨到的眼光與細膩的筆調，書寫了有情有義的城市建築工人、半生波折的中英街追夢青年、辛苦打拚卻難以落腳的中年夫妻、現實與虛擬空間交錯間自我迷失的飯圈寫手、因疫情分隔兩地的港深男女、童話般相遇廝守一生的「孤兒病」夫妻，以及一隻因城市建設失去親人家園的魚鷹天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花朵臉》是鄧一光自12年前定居深圳後，出版的第五部短篇小說集。

30年寫作生涯裏，鄧一光寫就10部長篇小說、30餘部小說集，涉及戰爭、家族、知青、動物、城市等不同層面。12年前，父親去世，他帶着母親從武漢來到深圳，書寫的對象也開始集中在深圳這座城市，甚至延續到了香港。近年來，他先後發表了《深圳在北緯22°27'22"52"》、《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等小說集，2020年，他還曾出版以1941年香港保衛戰為背景的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

有人說，鄧一光的小說是「現象級的深圳書寫」，也有人換了個角度，說「深圳給了文壇一個新的鄧一光」。評論家楊慶祥曾寫道：「深圳在鄧一光的書寫中，僅僅是作為一種假面的存在，借助那些假面，鄧一光解構了一種媒體意義甚至是意識形態化意義上的『深圳書寫』……他不是寫深圳，他寫的是任何一個『後發資本都市』……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城市寫作，它不關乎具體的城市（北上廣深、紐約、巴黎、東京，等等），它更關乎普遍的人性。」

說起《花朵臉》的創作背景，鄧一光表示，過去數年，正好是深圳聲勢浩大地紀念建市40年、特區成立40周年。一片熱鬧之中，他深感城市裏的人在主流講述中消失。「我覺得不可思議，如果城市真的偉大，那麼讓它偉大起來的人們在哪兒？他們是誰，經歷過什麼？」

他決定做一次紀念，對象不是城市，而是人。「我當然不會像歷史學家一樣，去寫巴格達眾多的哈里發、巴比倫的蒼天神安

努，或者長安城的總設計師宇文愷，我寫那些我從未謀面的普通人，我去寫他們，我認為只有他們出現在文學講述裏，他們所生活的城市才有價值。」

### 紀念深港口岸間的人物浮沉

《第一爆》故事發生在蛇口炸響「特區建設第一爆」的前夕，鄧一光將目光放在了同一時期發生在蛇口海岸上的不同群體，參與「第一爆」作業的老胡偶遇偷渡香港不成，正在引爆點附近尋找弟弟屍身的盤妹。「我讀到了這樣的資料，蛇口工業區建設時，挖掘機在一片海灘下挖出數百具逃港者的屍骨。當年的香港報紙上，記載着1979年5月6日發生的近十萬人逃港的資料，要知道，不到五個月後，蛇口第一爆就炸響了。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件事情的當事人更值得紀念的，逃亡者和建設者。」在紀念特區成立40周年的5月6日，鄧一光寫下了這個故事。

在《離開中英街需要注意什麼》的故事中，主角們是一群中英街的水客佬。中英街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另一個標誌性地方，它是1893年清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產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二十年，它成為內地普通人從境外獲得國外免稅份額生活日用品的唯一街道，很多人去過，並且通過短短幾個小時的經歷了解和想像國門之外的物質世界，接受一個需要極大想像力才能相信的人生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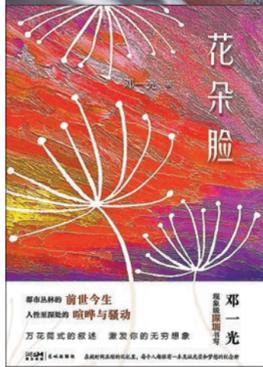
鄧一光曾有過設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那些經濟生活的弄潮兒，他們的物質時代啟蒙是否出自於類似場景？

國門洞開，時過景遷，中英街已經被人們冷落。故事中的水客



作家鄧一光

受訪者供图



佬，有人轉行發家致富，有人受挫身陷囹圄。鄧一光說：「我不想寫致富的故事，我覺得無論是黑鐵、白銀、青銅還是英雄時代，促使時代發展的，除了原始衝動，還有人類文明規律，但使時代成立的，卻是寬容與和解，我喜歡這樣的故事。」

### 深港關係：蝦虎魚和槍蝦似的共生

《花朵臉》裏面不少故事都發生在深港之間，對深圳和香港兩座城市的關係，鄧一光用了「蝦虎魚和槍蝦」這樣的比喻。

在他看來，多數人看到的事實是：沒有從深圳逃出去的百萬人，香港不可能抓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黃金十年發展期，成為國際自由港和金融中心，沒有香港的現代觀念、資金、技術和市場模式輸入，深圳也很難完成城市的快速發展。「但這個事實過於注重功利性，它並不完整，忽略和遮蔽掉了更為鮮活的人類學和人性內容。蝦虎魚和槍蝦，蜜蜂和刺槐，根瘤菌和赤豆，這類共生關係不但微妙，而且有些看上去近似絕對的規律，一個生命出了問題，另一個生命的生存會受到威脅，甚至無法生存，深圳和香港就是這樣的專性共生關係。」

鄧一光曾說，自己有一支筆，一支筆寫近現代，另一支筆寫當代，他寫近現代，是想回答「我們從哪裏來」，寫當代，是想反映當下人們的所思所想。

《花朵臉》中不乏對當下城市人群面臨的最新困境的諸多思考。同名文章《花朵臉》聚焦於疫情之下的深港跨境戀情。鄧一光感慨疫情對兩地人群影響深遠。今年8月，颱風「木蘭」登陸之際，鄧一光曾冒雨觀察深圳灣口岸，「半個多小時內只見疫情前人潮攪動的口岸，僅有寥寥48個過境者，他們都是排了漫長時間的隊才拿到籤號的，我站在一邊看老的老，小的小，他們冒着暴雨通關，在通過關口時大多面有憾感，各種掃碼，然後像逃亡似地匆匆離開，消失在拐角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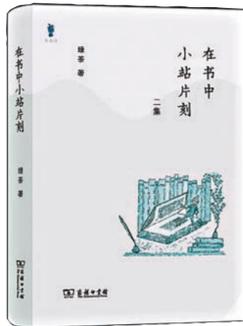
他坦言，疫情強迫人們離開既定的生活軌道，每個人都經歷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體驗，沒有人能置身度外，人們會對世界和自我產生認知上的質疑和動搖，需要重新建立對自我、對世界的信心和信念。而他也對寫作這件事，做了一次重新審視，「我這三年用在寫作的時間不多，原本準備寫的長篇放下了，有些準備寫的內都不打算寫了，疫情還沒有結束，沒有人告訴我它會不會結束，以什麼方式和代價結束，我只能說世界不一樣了，我需要回到底層邏輯上去，建立新的寫作認知，然後才能開始我對世界的解釋。」

### 「每個人都有一張花朵臉」

他認為，疫情對人類造成的傷害，以及人類自己附加的傷害目前看來還是冰山一角，族群的分裂和個體生命的遮蔽已經發生了，人類再也無法回到昔日的歲月。「如果有紀念，我們應該紀念基於歷史地域語言文化宗教血緣共識中曾經擁有過的光輝歲月？還是紀念那些被我們忽略過的消失者和失敗者？這是我寫下故事的理由。」

在他看來，生而為人，人會留下故事，就像種子植物會通過花朵繁殖生命，每個人都有一張花朵臉，至於氣味和花粉傳播的事，他們在故事裏蟄伏着。有的會發育成種子，繼續生長，成為其他生命。

### 書評 文：韓浩月



《在書中小站片刻：二集》 作者：綠茶 出版：商務印書館

迅先生的《阿Q正傳》便是被這位編輯催稿催出來的，後又因《晨報附錄》代總編劉勉撤掉魯迅的一首歌曲而辭職，這位「副刊大王」，還曾在《京報》、《國民日報》、《中央日報》、《新民報》等副刊做主編，他作為「副刊人」的經歷，令人羨慕。

綠茶的讀書人身份，是建立在他「副刊人」身份基礎上的，他在《新報書評周刊》、《文史參考》、《東方歷史評論》等報刊的從業經歷，使得他有機會延續了沈從文、孫伏園等前輩的編輯理想。而《二集》這本書，亦可視為他離開媒體與出版業之後，他對自己所熱愛的編輯工作的一種延續。這樣的熱愛，在多媒體時代散發着合適的溫度，發出不急不躁的聲響，有着濃淡相宜的人文色彩，握在手裏，如夏日品茶，眼裏有安寧，心中有靜意。

## 一名讀書人的「書式生活」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了書評人綠茶的作品《在書中小站片刻：二集》，這是一本由歷史感悟、讀書感想、評書感受、返鄉感懷組成的新書。書名富有寓意與畫面感，尤其以「二集」最為引人矚目。以書話為主題的出版物，內容通常是「散打」，能集成本已屬不易，綠茶能把這樣的寫作，「二集」、「三集」、「四集」地繼續下去，尤為難得。

這與綠茶的職業讀書人身份有關。在從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崗位上主動「撤退」之後，他真正地跨入了書的海洋，不僅在多個「好書榜」擔任評委，品書、推書、薦書也佔據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去年以來，他又愛上了拍書，在多個年輕人聚集的網絡社交平台，發表自己拍攝的薦書短視頻，有的內容十分火爆，雲集了不少的粉絲。

綠茶的「書式生活」，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鑒，他的這一生活方式，是他自己開創出來的，沒有可複製性。而之所以能夠保持這樣的生活方式，在於薦書之餘，他撰寫了大量的文章，通過寫作所獲得的稿酬，來支持他繼續在被書包圍的狀況下自得其

樂。很多網友既羨慕又好奇他的「書式生活」到底舒適不舒適，對此他曾表示，除了剪輯視頻會辛苦一些外，其他的事情都很輕鬆且愉悅。

《二集》就是這樣一本延續了作者情緒的圖書。全書幾乎算是對綠茶讀書生活的照搬，他在公號上發表的文章，他參加文友聚會時所繪的插畫，他當「好書榜」評委時經歷的有趣的事，以及和好友們一起開展的「故鄉行」等等，因為有「書與人」的凝聚，而變得主題鮮明、內容緊湊，可以帶領讀者走進他一個人與一群人的讀書世界，發現當下讀書人在生活與精神層面的雙重境界。

《二集》當中，綠茶用獨到的視角來解讀歷史，比如在《如何啟動中國歷史操作系統》這篇文章中，他把史書作者稱為「歷史程序員」，把他們的著作比喻成「系統」，至於甲骨文、先秦文字、註釋註解等，則是神秘的「源代碼」，由上述幾點構成的「中國歷史操作系統」無疑是龐大甚至沉重的，但如果能夠找到一個總的「按鈕」，則可以讓這個「系統」輕靈地運轉起來。通過綠茶筆下描寫的司馬遷、司馬光、袁樞、鄭樵等

人，讀者可以看到，在綠茶的頭腦中，這一「系統」呈鏈條狀環環相扣——以「程序員」的視角看歷史，原來可以如此輕鬆地穿越「迷霧」。

綠茶曾在不同媒體與出版機構工作，是一名優秀的編輯或主編，所以他的書中，總是身不由己地寫到自己以及所關注之人的編輯生活。《二集》就有對兩位著名編輯的觀察與點評，一位是「副刊編輯沈從文」，綠茶認為，沈從文的文學之路，是一部「副刊文學史」，他的文章不僅遍布當時出版的各類主流雜誌與報紙，還參與創辦並主編（編輯）了十餘種雜誌與報紙副刊，如《中央日報·紅與黑》副刊、《人間》雜誌、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今日評論》等。做編輯的沈從文，沒有比寫作的沈從文更引人關注，但如果沒有延續一生的副刊編輯身份，沈從文的寫作或會缺乏了如此強勁的動力。

另一位是「副刊編輯孫伏園」，魯

### 書介

#### 喔，威廉！

作者：伊麗莎白·斯特勞特  
譯者：葉佳怡  
出版：寶瓶文化



普立茲小說獎得主，2022布克獎初選長名單入圍作品。露西·巴頓成為紐約當紅作家多年，仍擺脫不了出身貧寒的過去，在人群裏無法自處，時常莫名地陷入恐慌。威廉是露西的前夫，他篤定，掌控一切，讓人安心，卻始終透着遙遠的距離感。兩人陪伴彼此面對各自與他人建立的關係，一同挖掘威廉過世母親不為人知的過往，露西也在過程中逐漸看見各人的脆弱與失落。伊麗莎白·斯特勞特極善於描寫細小而難為外人道的生命瘡疤，並以特定人物為故事主線，發展出可獨立閱讀的系列作品。《喔，威廉！》是她以「露西·巴頓」為主角的第三本小說，藉原生家庭、婚姻關係中的創傷與背叛，探討生命中形影不離的匱乏與孤寂。

#### 一件有益的小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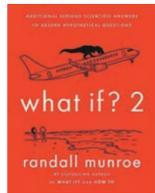
作者：米哈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本書以作者米哈的經歷為主，講述對他來說「小確幸」有哪些物品，從而與讀者分享自己的故事。書中共有52篇散文，講述了52種為作者帶來「小確幸」的物品。除普通版外，本書另設特別版，裝幀好像紙中抽取的形式一篇一篇閱讀，是獨特的閱讀體驗；52篇散文內有52項行動點子，最後，並可將散頁連結成書。

#### What If? 2: Additional Serious Scientific Answers to Absurd Hypothetical Questions

作者：Randall Munroe  
出版：JOHN MURRAY PUBLISHERS LTD.



《如果這樣，會怎樣？》作者蘭德爾·門羅續作。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作家和xkcd創作者Randall Munroe提供最佳答案，解答那些你不可能不曾想過的問題。從月球騎着火柱到地球？最難的部分是着陸。通過同時打開每個人的冷凍門來冷卻大氣層？也許是時候介紹一下熱力學了。如果坐上直升機機翼、建造十億層高的建築、用熔岩製作熔岩燈，或者跳進噴泉裏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你堅持想知道的話，歡迎來到令人興奮的What If世界！作者對荒謬不以為然，他研究物理學、飛機彈射設計等多方面的最新研究，簡潔易懂地回答讀者的問題，正如他一貫證明的那樣，人們可以從非常具體的極端情況學到科學。

####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p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 劇本閱讀之初體驗

我讀英國作家毛姆的著作是從中篇劇本《我們高貴的人們》和短篇三幕喜劇《堅貞的妻子》開始的。

其中，三幕喜劇《堅貞的妻子》更令我印象深刻，劇本中，妻子與丈夫之間圍繞婚姻的忠誠、背叛與維繫事實展開了大段大段精彩的對白，衝突與懸念在一句句的對白中步步逼近，營造了層層遞進且懸念迭起的戲劇效果，最後，劇本在出乎意料中戛然而止。

這部劇本合集是我從圖書館借來的，也是我第一次領略毛姆的著作。毛姆是張愛玲極力推崇的作家，我這次借閱，也有些慕名的成分。於我而言，讀劇本向來沒有讀小說流暢，劇本中不同人物的出場退場、場次的間隔，往往造成一種跳躍感，需要精準的記憶去區分、銜接，我往往得讀上好長一段才有明了的理解。但是文學的四分法裏除了詩歌、散文、小說外，還有戲劇，對於有志於涉獵更多文學類型的我而言，讀劇本是繞不過的必備功課。我深知，只有多讀，才能更好地釐清脈絡，欣賞到更廣闊豐富的文學風景。

文：陳敏